

赵世家

赵氏之先，与秦共祖。至中衍[yǎn]，为帝大戊御。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，而命其一子曰恶来，事纣，为周所杀，其后为秦。恶来弟曰季胜，其后为赵。

季胜生孟增。孟增幸於(yū)周成王，是为宅皋(gāo,háo)狼。皋(gāo,háo)狼生衡父，衡父生造父。造父幸於(yū)周繆王。造父取骥之乘匹，与桃林盗骊(lí)、骅骝(huáliú)、绿耳，献之繆王。繆王使造父御，西巡狩(shòu)，见西王母，乐之忘归。而徐偃王反，繆王日驰千里马，攻徐偃王，大破之。乃赐造父以赵城，由此为赵氏。

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，曰公仲，周宣王时伐戎，为御。及千亩战，奄父脱宣王。奄父生叔带。叔带之时，周幽王无道，去周如晋，事晋文侯，始建赵氏于晋国。

自叔带以下，赵宗益兴，五世而至赵夙(sù)。

赵夙(sù)，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、魏、耿[gěng]，而赵夙(sù)为将伐霍。霍公求赂齐。晋大旱，卜[bǔ][bo]之，曰“霍太山为祟”。使赵夙(sù)召霍君於(yū)齐，复之，以奉霍太山之祀[sì]，晋复穰[ráng][rǎng]。晋献公赐赵夙(sù)耿[gěng]。

夙(sù)生共孟，当鲁闵公之元年也。共孟生赵衰(shuāi cuī)，字子馀。

赵衰(shuāi cuī)卜[bǔ][bo]事晋献公及诸公子，莫吉；卜

[bǔ] [bo]事公子重耳，吉，即事重耳。重耳以骊(lí)姬之乱亡奔翟[dí] [zhái]，赵衰(shuāi cuī)从。翟[dí] [zhái]伐廆咎如，得二女，翟[dí] [zhái]以其少女妻重耳，长女妻赵衰(shuāi cuī)而生盾。初，重耳在晋时，赵衰(shuāi cuī)妻亦生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。赵衰(shuāi cuī)从重耳出亡，凡十九年，得反国。重耳为晋文公，赵衰(shuāi cuī)为原大夫，居原，任国政。文公所以反国及霸，多赵衰(shuāi cuī)计策，语在晋事中。

赵衰(shuāi cuī)既反晋，晋之妻固要迎翟[dí] [zhái]妻，而以其子盾为適[shì]嗣，晋妻三子皆下事之。晋襄[xiāng]公之六年，而赵衰(shuāi cuī)卒，谥[shì]为成季。赵盾代成季任国政二年而晋襄[xiāng]公卒，太子夷皋(gāo,háo)年少。盾为国多难，欲立襄[xiāng]公弟雍。雍时在秦，使使迎之。太子母日夜啼泣(qì)，顿首谓赵盾曰：“先君何罪，释其適[shì]子而更求君？”赵盾患之，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，乃遂立太子，是为灵公，发兵距所迎襄[xiāng]公弟於(yū)秦者。灵公既立，赵盾益专国政。

灵公立十四年，益骄。赵盾骤(zhòu)谏，灵公弗听。及食熊蹯，膂不熟，杀宰人，持其尸出，赵盾见之。灵公由此惧，欲杀盾。盾素仁爱人，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扞救盾，盾以得亡。未出境，而赵穿弑灵公而立襄[xiāng]公弟黑臀，是为成公。赵盾复反，任国政。君子讥盾“为正卿[qīng]，亡不出境，反不讨贼”，故太史书曰“赵盾弑其君”。晋景公时而赵盾卒，谥[shì]为宣孟，子朔嗣。

赵朔，晋景公之三年，朔为晋将下军救郑，与楚庄王战河上。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。

晋景公之三年，大夫屠岸贾[jiǎ][gǔ][jià](gǔ)欲诛赵氏。初，赵盾在时，梦见叔带持要而哭，甚悲；已而笑，拊(fǔ)手且歌。盾卜[bǔ][bo]之，兆绝而后好。赵史援(yuán)占之，曰：“此梦甚恶，非君之身，乃君之子，然亦君之咎。至孙，赵将世益衰(shuāi cuī)。”屠岸贾[jiǎ][gǔ][jià](gǔ)者，始有宠於(yū)灵公，及至於(yū)景公而贾[jiǎ][gǔ][jià]为司寇，将作难，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，遍告诸将曰：“盾虽不知，犹为贼首。以臣弑君，子孙在朝，何以惩罚？请诛之。”韩厥(jué)曰：“灵公遇贼，赵盾在外，吾先君以为无罪，故不诛。今诸君将诛其后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(wàng)诛。妄(wàng)诛谓之乱。臣有大事而君不闻，是无君也。”屠岸贾[jiǎ][gǔ][jià](gǔ)不听。韩厥(jué)告赵朔趣亡。朔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祀[sì]，朔死不恨。”韩厥(jué)许诺，称疾不出。贾[jiǎ][gǔ][jià]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於(yū)下宫，杀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，皆灭其族。

赵朔妻成公姊，有遗(yí wèi)腹，走公宫匿。赵朔客曰公孙杵(chǔ)臼(jiù)，杵(chǔ)臼(jiù)谓朔友人程婴曰：“胡不死？”程婴曰：“朔之妇有遗(yí wèi)腹，若幸而男，吾奉之；即女也，吾徐死耳。”居无何，而朔妇免身，生男。屠岸贾[jiǎ][gǔ][jià](gǔ)闻之，索於(yū)宫中。夫人置兒絝中，祝曰：“赵宗灭乎，若号；即不灭，若无声。”及索，兒竟无声。已脱，程婴谓公孙杵(chǔ)臼(jiù)曰：“今一索不得，后必且复索之，柰何？”公孙杵(chǔ)臼(jiù)曰：“立孤与死孰(shú)难？”程婴曰：“死易，立孤难耳。”公孙杵(chǔ)臼(jiù)曰：“赵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强为其难者，吾为其易者，请先死。”乃二人谋取他人嬰兒负之，衣以文葆，匿山中。程婴出，谬谓诸将军曰：“婴不

肖，不能立赵孤。谁能与我千金，吾告赵氏孤处。”诸将皆喜，许之，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(chǔ)臼(jiù)。杵(chǔ)臼(jiù)谖曰：“小人哉程婴！昔下宫之难不能死，与我谋匿赵氏孤兒，今又卖我。纵不能立，而忍卖之乎！”抱兒呼曰：“天乎天乎！赵氏孤兒何罪？请活之，独杀杵(chǔ)臼(jiù)可也。”诸将不许，遂杀杵(chǔ)臼(jiù)与孤兒。诸将以为赵氏孤兒良已死，皆喜。然赵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婴卒与俱匿山中。

居十五年，晋景公疾，卜[bǔ][bo]之，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。景公问韩厥(jué)，厥(jué)知赵孤在，乃曰：“大业之后在晋绝祀[sì]者，其赵氏乎？夫自中衍[yǎn]者皆嬴姓也。中衍[yǎn]人面鸟喙，降佐(zuǒ)殷帝大戊，及周天子，皆有明德。下及幽厉无道，而叔带去周適[shì]晋，事先君文侯，至于成公，世有立功，未尝绝祀[sì]。今吾君独灭赵宗，国人哀之，故见龟策。唯君图之。”景公问：“赵尚有后子孙乎？”韩厥(jué)具以实告。于(yū)是景公乃与韩厥(jué)谋立赵孤兒，召而匿之宫中。诸将入问疾，景公因韩厥(jué)之众以胁(xié)诸将而见赵孤。赵孤名曰武。诸将不得已，乃曰：“昔下宫之难，屠岸贾[jiǎ][gǔ][jià](gǔ)为之，矫以君命，并命群臣。非然，孰[shú]敢作难！微君之疾，群臣固且请立赵后。今君有命，群臣之原也。”于(yū)是召赵武、程婴遍拜诸将，遂反与程婴、赵武攻屠岸贾[jiǎ][gǔ][jià](gǔ)，灭其族。复与赵武田邑如故。

及赵武冠，为成人，程婴乃辞诸大夫，谓赵武曰：“昔下宫之难，皆能死。我非不能死，我思立赵氏之后。今赵武既立，为成人，复故位，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(chǔ)臼(jiù)。”赵武啼泣(qì)顿首固请，曰：“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

死，而子忍去我死乎！”程婴曰：“不可。彼以我为能成事，故先我死；今我不报，是以我事为不成。”遂自杀。赵武服齐衰(shuāi cuī)三年，为之祭邑，春秋祠[cí]之，世世勿绝。

赵氏复位十一年，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卻[xì]。栾书畏及，乃遂弑其君厉公，更立襄[xiāng]公曾孙周，是为悼公。晋由此大夫稍强。

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，晋平公立。平公十二年，而赵武为正卿[qīng]。十三年，吴延陵季子使於(yū)晋，曰：“晋国之政卒归於(yū)赵武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之后矣。”赵武死，谥[shì]为文子。

文子生景叔。景叔之时，齐景公使晏[yàn]婴於(yū)晋，晏[yàn]婴与晋叔向语。婴曰：“齐之政后卒归田氏。”叔向亦曰：“晋国之政将归六卿[qīng]。六卿[qīng]侈矣，而吾君不能恤也。”

赵景叔卒，生赵鞅，是为简子。

赵简子在位，晋顷公之九年，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。其明年，入周敬王于周，辟(bì pì)弟子朝之故也。

晋顷公之十二年，六卿[qīng]以法诛公族祁氏、羊舌氏，分其邑为十县，六卿[qīng]各令其族为之大夫。晋公室由此益弱。

后十三年，鲁贼臣阳虎来奔，赵简子受赂[lù]，厚遇之。

赵简子疾，五日不知人，大夫皆惧。医扁鹊视之，出，董安于问。扁鹊曰：“血脉治也，而何怪！在昔秦繆公尝如

此，七日而寤[wù]。寤[wù]之日，告公孙支与子舆(yú)曰：‘我之帝所甚乐。吾所以久者，適[shì]有学也。帝告我：“晋国将大乱，五世不安；其后将霸，未老而死；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。”’公孙支书而藏之，秦讖[chèn]于(yū)是出矣。献公之乱，文公之霸，而襄[xiāng]公败秦师於(yū)殽而归纵淫，此子之所闻。今主君之疾与之同，不出三日疾必间，间必有言也。”

居二日半，简子寤[wù]。语大夫曰：“我之帝所甚乐，与百神游於(yū)钧(jūn)天，广乐九奏万舞，不类三代之乐，其声动人心。有一熊欲来援(yuán)我，帝命我射之，中熊，熊死。又有一罴(bēi)来，我又射之，中罴(bēi)，罴(bēi)死。帝甚喜，赐我二笥，皆有副。吾见兒在帝侧，帝属我一翟[dí][zhái]犬，曰：‘及而子之壮也，以赐之。’帝告我：‘晋国且世衰(shuāi cuī)，七世而亡，嬴姓将大败周人於(yū)范魁之西，而亦不能有也。今余思虞[yú]舜之勋(xūn)(xūn)，適[shì]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。’”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。以扁鹊言告简子，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。

他日，简子出，有人当道，辟(bì pì)之不去，从者怒，将刃之。当道者曰：“吾欲有谒(yè)於(yū)主君。”从者以闻。简子召之，曰：“譖，吾有所见子晰也。”当道者曰：“屏左右，原有谒(yè)。”简子屏人。当道者曰：“主君之疾，臣在帝侧。”简子曰：“然，有之。子之见我，我何为？”当道者曰：“帝令主君射熊与罴(bēi)，皆死。”简子曰：“是，且何也？”当道者曰：“晋国且有大难，主君首之。帝令主君灭二卿[qīng]，夫熊与罴(bēi)皆其祖也。”简子曰：“帝赐我二笥皆有副，何也？”当道者曰：“主君之子将克二国於(yū)翟[dí][zhái]，皆子姓也。”简子曰：“吾

见兒在帝侧，帝属我一翟[dí][zhái]犬，曰‘及而子之长以赐之’。夫兒何谓以赐翟[dí][zhái]犬？”当道者曰：“兒，主君之子也。翟[dí][zhái]犬者，代之先也。主君之子且必有代。及主君之后嗣，且有革政而胡服，并二国於(yū)翟[dí][zhái]。”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。当道者曰：“臣野人，致帝命耳。”遂不见。简子书藏之府。

异日，姑布子卿[qīng]见简子，简子遍召诸子相之。子卿[qīng]曰：“无为将军者。”简子曰：“赵氏其灭乎？”子卿[qīng]曰：“吾尝见一子於(yū)路，殆君之子也。”简子召子毋恤。毋恤至，则子卿[qīng]起曰：“此真将军矣！”简子曰：“此其母贱，翟[dí][zhái]婢也，奚道贵哉？”子卿[qīng]曰：“天所授，虽贱必贵。”自是之后，简子尽召诸子与语，毋恤最贤。简子乃告诸子曰：“吾藏宝符於(yū)常山上，先得者赏。”诸子驰之常山上，求，无所得。毋恤还，曰：“已得符矣。”简子曰：“奏之。”毋恤曰：“从常山上临代，代可取也。”简子于(yū)是知毋恤果贤，乃废太子伯鲁，而以毋恤为太子。

后二年，晋定公之十四年，范、中行作乱。明年春，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：“归我卫士五百家，吾将置之晋阳。”午许诺，归而其父兄不听，倍言。赵鞅捕午，囚之晋阳。乃告邯郸人曰：“我私有诛午也，诸君欲谁立？”遂杀午。赵稷、涉宾以邯郸反。晋君使籍秦围邯郸。荀寅[yín]、范吉射索隐范氏，晋大夫隰(xí)叔之子，士蔦之后。蔦生成伯缺，缺生武子会，会生文叔變，變生宣叔句，句生献子鞅，鞅生吉射。与午善，不肯助秦而谋作乱，董安于知之。十月，范、中行氏伐赵鞅，鞅奔晋阳，晋人围之。范吉射、荀寅[yín]仇人魏襄[xiāng]等谋逐荀寅[yín]，以梁婴父代之；”逐吉射，以范皋(gāo,háo)绎代之。荀栎(lì yuè)”

言於(yū)晋侯曰：“君命大臣，始乱者死。今三臣始乱而独逐鞅，用刑不均(jūn)，请皆逐之。”十一月，荀栎(lì yuè)、韩不佞(nìng)、魏哆奉公命以伐范、中行氏，不克。范、中行氏反伐公，公击之，范、中行败走。丁未，二子奔朝歌。韩、魏以赵氏为请。十二月辛未，赵鞅入绛，盟于公宫。其明年，知伯文子谓赵鞅曰：“范、中行虽信为乱，安于发之，是安于与谋也。晋国有法，始乱者死。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独在。”赵鞅患之。安于曰：“臣死，赵氏定，晋国宁，吾死晚矣。”遂自杀。赵氏以告知伯，然后赵氏宁。

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鄲午，保晋阳，故书春秋曰“赵鞅以晋阳畔[pàn]”。

赵简子有臣曰周舍，好直谏。周舍死，简子每听朝，常不悦，大夫请罪。简子曰：“大夫无罪。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。诸大夫朝，徒闻唯唯，不闻周舍之鄂鄂，是以忧也。”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。

晋定公十八年，赵简子围范、中行于朝歌，中行文子奔邯鄲。明年，卫灵公卒。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，卫不内，居戚(qī)。

晋定公二十一年，简子拔邯鄲，中行文子奔柏(bǎi,bó,bò)人。简子又围柏(bǎi,bó,bò)人，中行文子、范昭(zhāo)子遂奔齐。赵竟有邯鄲、柏(bǎi,bó,bò)人。范、中行馀邑入于晋。赵名晋卿[qīng]，实专晋权，奉邑侔於(yū)诸侯。

晋定公三十年，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於(yū)黄池，赵简子从晋定公，卒长吴。定公三十七年卒，而简子除三年之

丧，期而已。是岁，越王句践灭吴。

晋出公十一年，知伯伐郑。赵简子疾，使太子毋恤将而围郑。知伯醉，以酒灌击毋恤。毋恤群臣请死之。毋恤曰：“君所以置毋恤，为能忍飴。”然亦愠[yùn]知伯。知伯归，因谓简子，使废毋恤，简子不听。毋恤由此怨知伯。

晋出公十七年，简子卒，太子毋恤代立，是为襄[xiāng]子。

赵襄[xiāng]子元年，越围吴。襄[xiāng]子降丧食，使楚隆问吴王。

襄[xiāng]子姊前为代王夫人。简子既葬，未除服，北登夏屋，请代王。使厨人操铜料以食代王及从者，行斟[zhēn]，阴令宰人各以料击杀代王及从官，遂兴兵平代地。其姊闻之，泣(qì)而呼天，摩[mó][mā]笄(jī)自杀。代人怜(lián)之，所死地名之为摩[mó][mā]笄(jī)之山。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。伯鲁者，襄[xiāng]子兄，故太子。太子蚤(zǎo)死，故封其子。

襄[xiāng]子立四年，知伯与赵、韩、魏尽分其范、中行故地。晋出公怒，告齐、鲁，欲以伐四卿[qīng]。四卿[qīng]恐，遂共攻出公。出公奔齐，道死。知伯乃立昭(zhāo)公曾孙骄，是为晋懿(yì)公。知伯益骄。请地韩、魏，韩、魏与之。请地赵，赵不与，以其围郑之辱。知伯怒，遂率韩、魏攻赵。赵襄[xiāng]子惧，乃奔保晋阳。

原过从，后，至於(yū)王泽，见三人，自带以上可见，自带以下不可见。与原过竹二节，莫通。曰：“为我以是遗(yí wèi)赵毋恤。”原过既至，以告襄[xiāng]子。襄

[xiāng]子齐三日，亲自剖(pōu)竹，有朱(zhū)书曰：“赵毋恤，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。三月丙戌[xū][qu]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。女亦立我百邑，余将赐女林胡之地。至于后世，且有伉[kàng]王，赤黑，龙面而鸟喙，鬓麋髭[zī]皤，大膺大胸，脩下而冯，左衽(rèn)界乘，奄有河宗，至于休溷诸貉(háo,hé)，南伐晋别，北灭黑姑。”襄[xiāng]子再拜，受三神之令。

三国攻晋阳，岁馀，引汾水灌其城，城不浸(jìn)者三版。城中悬釜(fǔ)而炊，易子而食。群臣皆有外心，礼益慢，唯高共不敢失礼。襄[xiāng]子惧，乃夜使相张孟同私於(yū)韩、魏。韩、魏与合谋，以三月丙戌[xū][qu]，三国反灭知氏，共分其地。于(yū)是襄[xiāng]子行赏，高共为上。张孟同曰：“晋阳之难，唯共无功。”襄[xiāng]子曰：“方晋阳急，群臣皆懈，惟共不敢失人臣礼，是以先之。”于(yū)是赵北有代，南并知氏，强於(yū)韩、魏。遂祠[cí]三神於(yū)百邑，使原过主霍泰山祠[cí]祀[sì]。

其后娶空同氏，生五子。襄[xiāng]子为伯鲁之不立也，不肯立子，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。成君先死，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。襄[xiāng]子立三十三年卒，浣立，是为献侯。

献侯少即位，治中牟。

襄[xiāng]子弟桓(huán)子逐献侯，自立於(yū)代，一年卒。国人曰桓(huán)子立非襄[xiāng]子意，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。

十年，中山武公初立。十三年，城平邑。十五年，献侯卒，子烈侯籍立。

烈侯元年，魏文侯伐中山，使太子击守之。六年，魏、韩、赵皆相立为诸侯，追尊献子为献侯。

烈侯好音，谓相国公仲连曰：“寡人有爱，可以贵之乎？”公仲曰：“富之可，贵之则否。”烈侯曰：“然。夫郑歌者枪、石二人，吾赐之田，人万亩。”公仲曰：“诺。”不与。居一月，烈侯从代来，问歌者田。公仲曰：“求，未有可者。”有顷，烈侯复问。公仲终不与，乃称疾不朝。番(fān pān)吾君自代来，谓公仲曰：“君实好善，而未知所持。今公仲相赵，於(yū)今四年，亦有进士乎？”公仲曰：“未也。”番(fān pān)吾君曰：“牛畜、荀欣、徐越皆可。”公仲乃进三人。及朝，烈侯复问：“歌者田何如？”公仲曰：“方使择其善者。”牛畜侍烈侯以仁义，约以王道，烈侯逌然。明日，荀欣侍，以选练举贤，任官使能。明日，徐越侍，以节财俭用，察度功德。所与无不充，君说。烈侯使使谓相国曰：“歌者之田且止。”官牛畜为师，荀欣为中尉，徐越为内史，赐相国衣二袭。

九年，烈侯卒，弟武公立。武公十三年卒，赵复立烈侯太子章，是为敬侯。是岁，魏文侯卒。

敬侯元年，武公子朝作乱，不克，出奔魏。赵始都邯郸。

二年，败齐于灵丘。三年，救魏于廩(lǐn)丘，大败齐人。四年，魏败我兔台。筑刚平以侵(qīn)卫。五年，齐、魏为卫攻赵，取我刚平。六年，借兵於(yū)楚伐魏，取棘[jí]蒲[pú]。八年，拔魏黄城。九年，伐齐。齐伐燕，赵救燕。十年，与中山战于房子。

十一年，魏、韩、赵共灭晋，分其地。伐中山，又战於(yū)中人。十二年，敬侯卒，子成侯种立。

成侯元年，公子胜与成侯争立，为乱。二年六月，雨雪。三年，太戊午为相。伐卫，取乡邑七十三。魏败我蔺[lìn]。四年，与秦战高安，败之。五年，伐齐于鄆[juàn]。魏败我怀。攻郑，败之，以与韩，韩与我长子。六年，中山筑长城。伐魏，败狄(xiǎn)泽，围魏惠王。七年，侵(qīn)齐，至长城。与韩攻周。八年，与韩分周以为两。九年，与齐战阿下。十年，攻卫，取甄[zhēn]。十一年，秦攻魏，赵救之石阿。十二年，秦攻魏少梁，赵救之。十三年，秦献公使庶(shù zhù)长国伐魏少梁，虏(lǔ)其太子、痤。魏败我澮(kuài)，取皮牢。成侯与韩昭(zhāo)侯遇上党。十四年，与韩攻秦。十五年，助魏攻齐。

十六年，与韩、魏分晋，封晋君以端氏。

十七年，成侯与魏惠王遇葛(gé gě)孽。十九年，与齐、宋会平陆，与燕会阿。二十年，魏献荣椽[chuán]，因以为檀台。二十一年，魏围我邯郸。二十二年，魏惠王拔我邯郸，齐亦败魏於(yū)桂陵。二十四年，魏归我邯郸，与魏盟漳水上。秦攻我蔺[lìn]。二十五年，成侯卒。公子緡与太子肃侯争立，緡败，亡奔韩。

肃侯元年，夺晋君端氏，徙处屯留。二年，与魏惠王遇於(yū)阴晋。三年，公子范袭邯郸，不胜而死。四年，朝天子。六年，攻齐，拔高唐。七年，公子刻攻魏首垣(yuán)。十一年，秦孝公使商君伐魏，虏(lǔ)其将公子卬。赵伐魏。十二年，秦孝公卒，商君死。十五年，起寿陵。魏惠王卒。

十六年，肃侯游大陵，出於(yū)鹿门，大戊午扣马曰：“耕事方急，一日不作，百日不食。”肃侯下车谢。

十七年，围魏黄，不克。筑长城。

十八年，齐、魏伐我，我决河水灌之，兵去。二十二年，张仪相秦。赵疵与秦战，败，秦杀疵河西，取我蔺[lín]、离石。二十三年，韩举与齐、魏战，死于桑丘。

二十四年，肃侯卒。秦、楚、燕、齐、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。子武灵王立。

武灵王元年，阳文君赵豹相。梁襄[xiāng]王与太子嗣，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。武灵王少，未能听政，博闻师三人，左右司过三人。及听政，先问先王贵臣肥义，加其秩；国三老年八十，月致其礼。

三年，城鄣。四年，与韩会于区鼠。五年，娶韩女为夫人。

八年，韩击秦，不胜而去。五国相王，赵独否，曰：“无其实，敢处其名乎！”令国人谓已曰“君”。

九年，与韩、魏共击秦，秦败我，斩首八万级。齐败我观泽。十年，秦取我中都及西阳。齐破燕。燕相子之为君，君反为臣。十一年，王召公子职於(yū)韩，立以为燕王，”使乐池送之。十三年，秦拔我蔺[lìn]，虏(lǔ)将军赵庄。楚、魏王来，过邯郸。十四年，赵何攻魏。

十六年，秦惠王卒。王游大陵。他日，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：“美人荧荧兮，颜若苕之荣。命乎命乎，曾无我嬴！”异日，王饮酒乐，数言所梦，想见其状。吴广闻之，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。孟姚也。孟姚甚有宠於(yū)王，是为惠后。

十七年，王出九门，为野台，以望齐、中山之境。

十八年，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，绝膑而死。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於(yū)燕，送归，立为秦王，是为昭(zhāo)王。

十九年春正月，大朝信宫。召肥义与议天下，五日而毕。王北略[lüè]中山之地，至於(yū)房子，遂之代，北至无穷，西至河，登黄华之上。召楼缓谋曰：“我先王因世之变，以长南籐之地，属阻漳、滏(fǔ)之险，立长城，又取藺[lìn]、郭狼，败林人於(yū)荏(rěn)，而功未遂。今中山在我腹心，北有燕，东有胡，西有林胡、楼烦、秦、韩之边，而无强兵之救，是亡社稷，柰何？夫有高世之名，必有遗(yí wèi)俗之累。吾欲胡服。”楼缓曰：“善。”群臣皆不欲。

于(yū)是肥义侍，王曰：“简、襄[xiāng]主之烈，计胡、翟[dí][zhái]之利。为人臣者，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，通有补民益主之业，此两者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继襄[xiāng]主之迹，开於(yū)胡、翟[dí][zhái]之乡，而卒世不见也。为敌弱，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毋尽百姓之劳，而序往古之勋(xūn)(xūn)。夫有高世之功者，负遗(yí wèi)俗之累；有独智之虑者，任骜民之怨。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，而世必议寡人，柰何？”肥义曰：“臣闻疑事无功，疑行无名。王既定负遗(yí wèi)俗之虑，殆无顾天下之议矣。夫论至德者不和於(yū)俗，成大功者不谋於(yū)众。昔者舜舞有苗，禹袒[tǎn]裸国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，务以论德而约功也。愚者闇成事，智者睹未形，则王何疑焉。”王曰：“吾不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我也。狂夫之乐，智者哀焉；愚者所笑，贤者察焉。世有顺我者，胡服之功未可

知也。虽驱世以笑我，胡地中山吾必有之。”于(yū)是遂胡服矣。

使王綰告公子成曰：“寡人胡服，将以朝也，亦欲叔服之。家听於(yū)亲而国听於(yū)君，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亲，臣不逆君，兄弟之通义也。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议之也。制国有常，利民为本；从政有经，令行为上。明德先论於(yū)贱，而行政先信於(yū)贵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；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，事成功立，然后善也。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，以辅叔之议。且寡人闻之，事利国者行无邪，因贵戚(qī)者名不累，故原慕公叔之义，以成胡服之功。使綰谒(yè)之叔，请服焉。”公子成再拜稽(jī qǐ)首曰：“臣固闻王之胡服也。臣不佞(nìng)，寝疾，未能趋走以滋进也。王命之，臣敢对，因竭[jié]其愚忠。曰：臣闻中国者，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，万物财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异敏技能之所试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义行也。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，变古之教，易古人道，逆人之心，而怫学者，离中国，故臣原王图之也。”使者以报。王曰：“吾固闻叔之疾也，我将自往请之。”

王遂往之公子成家，因自请之，曰：“夫服者，所以便用也；礼者，所以便事也。圣人观乡而顺宜，因事而制礼，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。夫翦发文身，错臂左衽(rèn)，瓠(hù)越之民也。黑齿雕题，却冠秫绌，大吴之国也。故礼服莫同，其便一也。乡异而用变，事异而礼易。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，不一其用；果可以便其事，不同其礼。儒者一师而俗异，中国同礼而教离，况於(yū)山谷之便乎？故去就之变，智者不能一；远近之服，贤圣不能同。

穷乡多异，曲学多辩。不知而不疑，异於(yū)己而不非者，公焉而众求尽善也。今叔之所言者俗也，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。吾国东有河、薄洛之水，与齐、中山同之，东有燕、东胡之境，而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，今无骑射之备。故寡人无舟楫(jì)之用，夹水居之民，将何以守河、薄洛之水；变服骑射，以备燕、三胡、秦、韩之边。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，而襄[xiāng]主并戎取代以攘[rǎng]诸胡，此愚智所明也。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，侵(qīn)暴吾地，系累吾民，引水围鄣，微社稷之神灵，则鄣几於(yū)不守也。先王丑之，而怨未能报也。今骑射之备，近可以便上党之形，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。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、襄[xiāng]之意，恶变服之名以忘鄣事之丑，非寡人之所望也。”公字成再拜稽(jī qǐ)首曰：“臣愚，不达於(yū)王之义，敢道世俗之闻，臣之罪也。今王将继简、襄[xiāng]之意以顺先王之志，臣敢不听命乎！”再拜稽(jī qǐ)首。乃赐胡服。明日，服而朝。于(yū)是始出胡服令也。

赵文、赵造、周绍、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，如故法便。王曰：“先王不同俗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袭，何礼之循？虞戏、神农教而不诛，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。及至三王，随时制法，因事制礼。法度制令各顺其宜，衣服器械各便其用。故礼也不必一道，而便国不必古。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，夏、殷之衰(shuāi cuī)也不易礼而灭。然则复古未可非，而循礼未足多也。且服奇者志淫，则是邹(zōu)、鲁无奇行也；俗辟(bì pì)者民易，则是吴、越无秀士也。且圣人利身谓之服，便事谓之礼。夫进退之节，衣服之制者，所以齐常民也，非所以论贤者也。故齐民与俗流，贤者与变俱。故谚曰‘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，以古制

今者不达事之变’。循法之功，不足以高世；法古之学，不足以制今。子不及也。”遂胡服招骑射。

二十年，王略[lüè]中山地，至宁葭[jiā][xiá]；西略[lüè]胡地，至榆中。林胡王献马。归，使楼缓之秦，仇液之韩，王赅[bì][bēn]之楚，富丁之魏，赵爵之齐。代相赵固主胡，致其兵。

二十一年，攻中山。赵昭为右军，许钧(jūn)为左军，公子章为中军，王并将之。牛翦将车骑，赵希并将胡、代。赵与之陞，合军曲阳，攻取丹丘、华阳、鸱(chī)之塞。王军取鄣、石邑、封龙、东垣(yuán)。中山献四邑和，王许之，罢兵。二十三年，攻中山。二十五年，惠后卒。使周绍胡服傅王子何。二十六年，复攻中山，攘[rǎng]地北至燕、代，西至云中、九原。

二十七年五月戊申，大朝於(yū)东宫，传国，立王子何以为王。王庙见礼毕，出临朝。大夫悉为臣，肥义为相国，并傅王。是为惠文王。惠文王，惠后吴娃子也。武灵王自号为主父。

主父欲令子主治国，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[lüè]胡地，而欲从云中、九原直南袭秦，于(yū)是诈自为使者入秦。秦昭(zhāo)王不知，已而怪其状甚伟，非人臣之度，使人逐之，而主父驰已脱关矣。审问之，乃主父也。秦人大惊。主父所以入秦者，欲自略[lüè]地形，因观秦王之为人也。

惠文王二年，主父行新地，遂出代，西遇楼烦王於(yū)西河而致其兵。

三年，灭中山，迁其王於(yū)肤施。起灵寿，北地方从，代道大通。还归，行赏，大赦[shè]，置酒酺五日，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。章素侈，心不服其弟所立。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。

李兑谓肥义曰：“公子章强壮而志骄，党众而欲大，殆有私乎？田不礼之为人也，忍杀而骄。二人相得，必有谋阴贼起，一出身徼[jiǎo]幸。夫小人有欲，轻虑浅谋，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，同类相推，俱入祸门。以吾观之，必不久矣。子任重而势大，乱之所始，祸之所集也，子必先患。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於(yū)未形，不仁不智，何以为国？子奚不称疾毋出，传政於(yū)公子成？毋为怨府，毋为祸梯。”肥义曰：“不可，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，曰：‘毋变而度，毋异而虑，坚守一心，以殁[mò]而世。’义再拜受命而籍之。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，变孰[shú]大焉。进受严命，退而不全，负孰[shú]甚焉。变负之臣，不容於(yū)刑。谚曰‘死者复生，生者不愧(kuì)’。吾言已在前矣，吾欲全吾言，安得全吾身！且夫贞臣也难至而节见，忠臣也累至而行明。子则有赐而忠我矣，虽然，吾有语在前者也，终不敢失。”李兑曰：“诺，子勉之矣！吾见子已今年耳。”涕(tì)泣(qì)而出。李兑数见公子成，以备田不礼之事。

异日肥义谓信期曰：“公子与田不礼甚可忧也。其於(yū)义也声善而实恶，此为人也不子不臣。吾闻之也，奸臣在朝，国之残也；谗臣在中，主之蠹[dù]也。此人贪而欲大，内得主而外为暴。矫令为慢，以擅一旦之命，不难为也，祸且逮[dài][dǎi]国。今吾忧之，夜而忘寐[mèi]，饥而忘食。盗贼出入不可不备。自今以来，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，我将先以身当之，无故而王乃入。”信期曰：“善

哉，吾得闻此也！”

四年，朝群臣，安阳君亦来朝。主父令王听朝，而自从旁观窥(kuī)群臣宗室之礼。见其长子章鬪然也，反北面为臣，诎於(yū)其弟，心怜(lián)之，于(yū)是乃欲分赵而王章於(yū)代，计未决而辍。

主父及王游沙丘，异宫，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，诈以主父令召王。肥义先入，杀之。高信即与王战。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，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，杀公子章及田不礼，灭其党贼而定王室。公子成为相，号安平君，李兑为司寇。公子章之败，往走主父，主父开之，成、兑因围主父宫。公子章死，公子成、李兑谋曰：“以章故围主父，即解兵，吾属夷矣。”乃遂围主父。令宫中人“后出者夷”，宫中人悉出。主父欲出不得，又不得食，探爵鷃而食之，三月馀而饿死沙丘宫。主父定死，乃发丧赴诸侯。

是时王少，成、兑专政，畏诛，故围主父。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，后得吴娃，爱之，为不出者数岁，生子何，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。吴娃死，爱弛，怜(lián)故太子，欲两王之，犹豫未决，故乱起，以至父子俱死，为天下笑，岂不痛乎！

五年，与燕郑、易。八年，城南行唐。九年，赵梁将，与齐合军攻韩，至鲁关下。及十年，秦自置为西帝。十一年，董叔与魏氏伐宋，得河阳於(yū)魏。秦取梗阳。十二年，赵梁将攻齐。十三年，韩徐为将，攻齐。公主死。十四年，相国乐毅将赵、秦、韩、魏、燕攻齐，取灵丘。与秦会中阳。十五年，燕昭(zhāo)王来见。赵与韩、魏、秦共击齐，齐王败走，燕独深入，取临菑[zī][zì][zāi]。

十六年，秦复与赵数击齐，齐人患之。苏厉为齐遗（yí wèi）赵王书曰：

臣闻古之贤君，其德行非布於(yū)海内也，教顺非洽於(yū)民人也，祭祀[sì]时享非数常於(yū)鬼神也。甘露降，时雨至，年穀(gǔ)丰孰[shú]，民不疾疫[yì]，众人善之，然而贤主图之。

今足下之贤行功力，非数加於(yū)秦也；怨毒积怒，非素深於(yū)齐也。秦赵与国，以强徵[zhǐ][zhēng]兵於(yū)韩，秦诚爱赵乎？其实憎齐乎？物之甚者，贤主察之。秦非爱赵而憎齐也，欲亡韩而吞二周，故以齐餽天下。恐事之不合，故出兵以劫魏、赵。恐天下畏己也，故出质以为信。恐天下亟反也，故徵[zhǐ][zhēng]兵於(yū)韩以威之。声以德与国，实而伐空韩，臣以秦计为必出於(yū)此。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，楚久伐而中山亡，今齐久伐而韩必亡。破齐，王与六国分其利也。亡韩，秦独擅之。收二周，西取祭器，秦独私之。赋田计功，王之获利孰[shú]与秦多？

说士之计曰：“韩亡三川，魏亡晋国，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。”燕尽齐之北地，去沙丘、钜鹿敛三百里，韩之上党去邯鄲百里，燕、秦谋王之河山，间三百里而通矣。秦之上郡近挺关，至於(yū)榆中者千五百里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，羊肠之西，句注之南，非王有已。逾句注，斩常山而守之，三百里而通於(yū)燕，代马胡犬不东下，昆山之玉不出，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。王久伐齐，从强秦攻韩，其祸必至於(yū)此。原王孰[shú]虑之。

且齐之所以伐者，以事王也；天下属行，以谋王也。燕秦

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。五国三分王之地，齐倍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，西兵以禁强秦，秦废帝请服，反罔分、先俞[yú][yù][shù]於(yū)赵。齐之事王，宜为上佼，而今乃抵罪，臣恐天下后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。原王孰[shú]计之也。

今王毋与天下攻齐，天下必以王为义。齐抱社稷而厚事王，天下必尽重王义。王以天下善秦，秦暴，王以天下禁之，是一世之名宠制於(yū)王也。于(yū)是赵乃辍，谢秦不击齐。

王与燕王遇。廉颇将，攻齐昔阳，取之。

十七年，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。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，伐赵，拔我两城。十八年，秦拔我石城。王再之卫东阳，决河水，伐魏氏。大潦，漳水出。魏厓(yá)来相赵。十九年，秦取我二城。赵与魏伯阳。赵奢将，攻齐麦丘，取之。

二十年，廉颇将，攻齐。王与秦昭(zhāo)王遇西河外。

二十一年，赵徙漳水武平西。二十二年，大疫[yì]。置公子丹为太子。

二十三年，楼昌将，攻魏几，不能取。十二月，廉颇将，攻几，取之。二十四年，廉颇将，攻魏房子，拔之，因城而还。又攻安阳，取之。二十五年，燕周将，攻昌城、高唐，取之。与魏共击秦。秦将白起破我华阳，得一将军。二十六年，取东胡欧代地。

二十七年，徙漳水武平南。封赵豹为平阳君。河水出，大

潦。

二十八年，蔺[lìn]相如伐齐，至平邑。罢城北九门大城。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。二十九年，秦、韩相攻，而围阼与。赵使赵奢将，击秦，大破秦军阼与下，赐号为马服君。

三十三年，惠文王卒，太子丹立，是为孝成王。

孝成王元年，秦伐我，拔三城。赵王新立，太后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赵氏求救於(yū)齐，齐曰：“必以长安君为质，兵乃出。”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谏。太后明谓左右曰：“复言长安君为质者，老妇必唾其面。”左师触龙言原见太后，太后盛气而胥之。入，徐趋而坐，自谢曰：“老臣病足，曾不能疾走，不得见久矣。窃自恕(shù)，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，故原望见太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老妇恃辇(niǎn)而行耳。”曰：“食得毋衰(shuāi cuī)乎？”曰：“恃粥耳。”曰：“老臣间者殊不欲食，乃强步，日三四里，少益嗜(shì)食，和於(yū)身也。”太后曰：“老妇不能。”太后不和之色少解。左师公曰：“老臣贱息舒祺最少，不肖，而臣衰(shuāi cuī)，窃怜(lián)爱之，原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，昧死以闻。”太后曰：“敬诺。年几何矣？”对曰：“十五岁矣。虽少，原及未填沟壑(hè)而托之。”太后曰：“丈夫亦爱怜(lián)少子乎？”对曰：“甚於(yū)妇人。”太后笑曰：“妇人异甚。”对曰：“老臣窃以为媼[ǎo][yùn][wò]之爱燕后贤於(yū)长安君。”太后曰：“君过矣，不若长安君之甚。”左师公曰：“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。媼[ǎo][yùn][wò]之送燕后也，持其踵(zhǒng)，为之泣(qì)，念其远也，亦哀之矣。已行，非不思也，祭祀[sì]则祝之曰‘必勿使反’，岂非计长久，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？”太后曰：

“然。”左师公曰：“今三世以前，至於(yū)赵主之子孙为侯者，其继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微独赵，诸侯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老妇不闻也。”曰：“此其近者祸及其身，远者及其子孙。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？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挟[xié][jiā]重器多也。今媼[ǎo][yùn][wò]尊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膏腴之地，多与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(yū)国，一旦山陵崩，长安君何以自诿於(yū)赵？老臣以媼[ǎo][yùn][wò]为长安君之计短也，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诺，恣君之所使之。”于(yū)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，质於(yū)齐，齐兵乃出。

子义闻之，曰：“人主之子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持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而守金玉之重也，而况於(yū)予乎？”

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而攻燕中阳，拔之。又攻韩注人，拔之。二年，惠文后卒。田单为相。

四年，王梦衣偏褰之衣，乘飞龙上天，不至而坠，见金玉之积如山。明日，王召筮[shì]史敢占之，曰：“梦衣偏褰之衣者，残也。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者，有气而无实也。见金玉之积如山者，忧也。”

后三日，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，曰：“韩不能守上党，入之於(yū)秦。其吏民皆安为赵，不欲为秦。有城市邑十七，原再拜入之赵，财王所以赐吏民。”王大喜，召平阳君豹告之曰：“冯亭入城市邑十七，受之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圣人甚祸无故之利。”王曰：“人怀吾德，何谓无故乎？”对曰：“夫秦蚕食韩氏地，中绝不令相通，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。韩氏所以不入於(yū)秦者，欲嫁其祸於(yū)赵也。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，虽强大不能得之於(yū)

小弱，小弱顾能得之於(yū)强大乎？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！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，上乘倍战者，裂上国之地，其政行，不可与为难，必勿受也。”王曰：“今发百万之军而攻，逾年历岁未得一城也。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，

赵豹出，王召平原君与赵禹而告之。对曰：“发百万之军而攻，逾岁未得一城，今坐受城市邑十七，此大利，不可失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令赵胜受地，告冯亭曰：“敝国使者臣胜，敝国君使胜致命，以万户都三封太守，千户都三封县令，皆世世为侯，吏民皆益爵三级，吏民能相安，皆赐之六金。”冯亭垂涕(tì)不见使者，曰：“吾不处三不义也：为主守地，不能死固，不义一矣；入之秦，不听主令，不义二矣；卖主地而食之，不义三矣。”赵遂发兵取上党。廉颇将军军长平。

七月，廉颇免而赵括代将。秦人围赵括，赵括以军降，卒四十馀万皆阬之。王悔不听赵豹之计，故有长平之祸焉。

王还，不听秦，秦围邯郸。武垣(yuán)令傅豹、王容、苏射率燕众反燕地。赵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。

八年，平原君如楚请救。还，楚来救，及魏公子无忌亦来救，秦围邯郸乃解。

十年，燕攻昌壮，五月拔之。赵将乐乘、庆舍攻秦信梁军，破之。太子死。而秦攻西周，拔之。徒父祺出。十一年，城元氏，县上原。武阳君郑安平死，收其地。十二年，邯郸廕烧。十四年，平原君赵胜死。

十五年，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。燕王令丞相栗腹约

驩，以五百金为赵王酒，还归，报燕王曰：“赵氏壮者皆死长平，其孤未壮，可伐也。”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。对曰：“赵，四战之国也，其民习兵，伐之不可。”王曰：“吾以众伐寡，二而伐一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”王曰：“吾即以五而伐一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”燕王大怒。群臣皆以为可。燕卒起二军，车二千乘，栗腹将而攻鄲，卿[qīng]秦将而攻代。廉颇为赵将，破杀栗腹，虏(lǔ)卿[qīng]秦、乐间。

十六年，廉颇围燕。以乐乘为武襄[xiāng]君。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。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。十九年，赵与燕易土：以龙兑、汾门、临乐与燕；燕以葛(gé gě)、武阳、平舒与赵。

二十年，秦王政初立。秦拔我晋阳。

二十一年，孝成王卒。廉颇将，攻繁阳，取之。使乐乘代之，廉颇攻乐乘，乐乘走，廉颇亡入魏。子偃立，是为悼襄[xiāng]王。

悼襄[xiāng]王元年，大备魏。欲通平邑、中牟之道，不成。

二年，李牧将，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秦召春平君，因而留之。泄钧(jūn)为之谓文信侯曰：“春平君者，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妒之，故相与谋曰‘春平君入秦，秦必留之’，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。今君留之，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。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。春平君者言行信於(yū)王，王必厚割赵而赎(shú)平都。”文信侯曰：“善。”因遣之。城韩皋(gāo,háo)。

三年，庞暖将，攻燕，禽其将剧辛。四年，庞暖将赵、楚、魏、燕之锐师，攻秦蕞，不拔；移攻齐，取饶安。五年，傅抵将，居平邑；庆舍将东阳河外师，守河梁。六年，封长安君以饶。魏与赵邲[yè]。

九年，赵攻燕，取狸阳城。兵未罢，秦攻邲[yè]，拔之。悼襄[xiāng]王卒，子幽缪王迁立。

幽缪王迁元年，城柏(bǎi,bó,bò)人。二年，秦攻武城，扈辄率师救之，军败，死焉。

三年，秦攻赤丽、宜安，李牧率师与战肥下，却之。封牧为武安君。四年，秦攻番(fān pān)吾，李牧与之战，却之。

五年，代地大动，自乐徐以西，”北至平阴，台屋墙垣(yuán)太半坏，地坼东西百三十步。六年，大饥，民讹[é]言曰：“赵为号，秦为笑。以为不信，视地之生毛。”

七年，秦人攻赵，赵大将李牧、将军司马尚将，击之。李牧诛，司马尚免，赵忽及齐将颜聚代之。赵忽军破，颜聚亡去。以王迁降。

八年十月，邯郸为秦。

太史公曰。吾闻冯王孙曰：“赵王迁，其母倡也，嬖(bì)於(yū)悼襄[xiāng]王。悼襄[xiāng]王废適[shì]子嘉而立迁。迁素无行，信谗，故诛其良将李牧，用郭开。”岂不缪哉！秦既虏(lǔ)迁，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，王代六岁，秦进兵破嘉，遂灭赵以为郡。

赵氏之系，与秦同祖。周穆[mù]平徐，乃封造父。带始事

晋，夙（sù）初有土。岸贾[jiǎ][gǔ][jià]矫诛，韩厥(jué)
立武。宝符临代，卒居伯鲁。简梦翟[dí][zhái]犬，灵歌处
女。胡服虽强，建立非所。颇、牧不用，王迁囚虏(lǚ)。